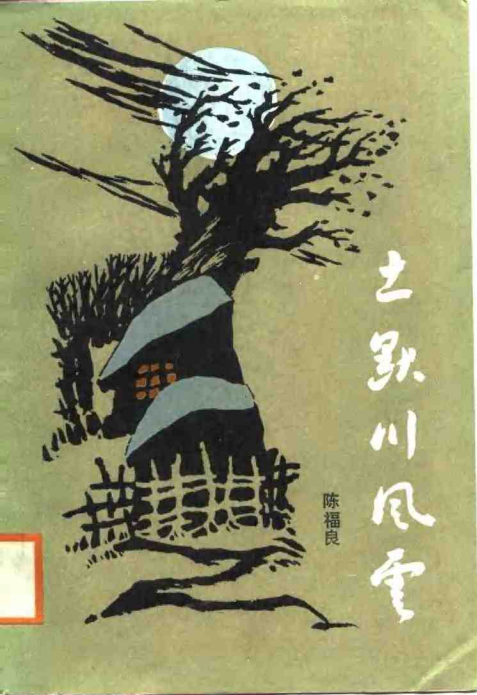


土默川風雪

陈福良



I247.5
3169

土默川风云

陈福良



B 505657

TUMUCHUANFENGYUN

土 獸 川 風 云

陈福良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凉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3.5 字数: 291千 插页: 2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89·421 印数: 1-4,470册 每册: 2.70元

ISBN7-204-00474-4/I·70

目 录

第一章	背井离乡	(1)
第二章	绝路逢生	(13)
第三章	上当受骗	(27)
第四章	祸不单行	(42)
第五章	卖身陈府	(57)
第六章	血染铜河	(72)
第七章	三个医生	(84)
第八章	铜河火种	(103)
第九章	山鹰归来	(119)
第十章	智斗狄野	(135)
第十一章	摆下战场	(155)
第十二章	庙会夺粮	(168)
第十三章	麦田风波	(193)
第十四章	血洗陈府	(213)
第十五章	上敌圈套	(229)
第十六章	桥头擒敌	(246)
第十七章	熊熊烈火	(264)
第十八章	铜河激浪	(283)
第十九章	严峻考验	(297)

第二十章	大龙卖丁	(319)
第二十一章	冤家路窄	(336)
第二十二章	凤姿报信	(347)
第二十三章	凤英被捕	(364)
第二十四章	刑场斗争	(380)
第二十五章	营救脱险	(392)
第二十六章	夜袭铜河	(409)

第一章 背井离乡

一

战火纷飞大青山，
硝烟弥漫土默川。
千里黑河巨浪翻，
滚滚浪涛卷辛酸。
蒙汉人民灾难深，
遍地白骨引魂幡……

这渗透寒酸、饱含血泪悲怆的土默川蒙汉人民的歌谣，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大青山区，到土默川平原上，伴随着波涛滚滚的大黑河巨浪，一泻千里。

一九三七年，白色恐怖的绥远，蒙汉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和地主恶霸、王公贵族、官僚军阀等各种黑暗势力的疯狂奴役和盘剥、再加上匪患兵燹、天灾人祸，疫病流行，蒙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塞外的十月，早已是寒风凛冽、大雪漫天，山前山后，满目疮痍、哀鸿遍地。灰秃秃的阴坡砂丘，就象阴森森的墓圪堆，偶尔碰到一棵枯柳或干榆，犹如引魂幡在寒风中抖动。呈现着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铜河镇远古叫黑河镇。据老人们传说：在辽代，有一年农历元月十三，有个朝廷骑畜白龙马路径此地，中午，天气

非常燥热，走得人困马乏，朝廷下马歇息，白龙马到黑河边饮水，突然，河堤增高，河水上涨，使人更为奇怪的是一一在松软泥泞的河畔上、却没有踩下白龙马的蹄印，朝廷说：“这是马王显灵。”所以，朝廷就给大黑河赏赐了一个名字，叫“宝铜河”。说它有宝，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干旱年馑，河里的水不落槽；说它是铜河，就是指这条河是铜底铁帮，任凭多么汹涌的浪潮冲击，河槽原封不动，概不决口泛滥。葱郁的青杨垂柳，围绕着宝铜河两岸，一座十孔大桥把南、北两镇紧紧地连接起来。

朝廷走后，镇上的老百姓全跪倒在宝铜河两岸、烧香许愿、修庙祭奠，镇上的大小地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面对白龙马饮水的地方，修起一座七神庙。特别把马王殿修建在最前面，用石头雕刻了一匹白龙马石像、供在马王殿里。

从此，黑河镇一带的老百姓，都把大黑河叫宝铜河。黑河镇也随之改名为铜河镇。

铜河镇是绥远省萨拉齐县最大的集镇。座落于归绥城的西南方向，在平绥铁路察素齐车站的正南，管辖五村六乡，足有三千多户人家，宝铜河把镇子割成南北两镇。桥北镇多半居住着蒙古族，一条狭长的太平街横贯北镇。以宝铜河大桥为界、往东、是太平东街，往西，是太平西街；往南，是桥南大街；往北，是桥北大街。四周是一丈多高的土城墙，把镇子围得严严实实。

国民党保安队、镇公所，都集中在北镇太平西街路北，和桥头市场相对。太平东街正中央，是古老坚壁的七神庙，马王殿和戏楼相对，殿门设在一人多高的大理石平台上，两端是青石阶梯，马王殿东西两侧，有两个对称的鼓楼，楼厅

里各吊着一面牛车轱辘大的青铜锣，楼厅下面，是五米多长的窑洞通道，直通庙院。马王殿前，立着一对两米多高、雕刻精致的园石墩子，上面插有两根几十丈高的白漆旗杆，离镇十里、二十里的地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乔洪亮一家进了东城内，已经是后半夜了，太平街两旁的买卖字号，商店铺门，早已关得铁紧，只有路两旁稀稀落落的路灯，在夜幕中闪着寒光。孩子们大概是因为初来乍到这生疏的地方，感到一切都很新奇稀罕，尤其是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隐隐约约的七神庙前的马王殿、鼓楼、石墩子，以及古老的建筑物和墙壁上的人、猴、狗、马塑像，感到非常新奇。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乔洪亮的兴致，他紧锁眉头，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领着一家人在那破烂的戏楼里暂且渡夜了。

翌日清晨，迷蒙的浓雾，笼罩着七神庙的鼓楼。宝铜河依然沉静在朦胧的霜雾之中。

桥北镇太平街上却已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有穿奇装异服的外国人，有洋行的老板，有商号的掌柜、有厂房的把头，有满身油污的工人，有穿长袍的财主、有衣裳褴褛的庄户人，有来自各地的要饭花子，路两旁，除了买卖字号，还有修修补补的钉鞋匠、有敲敲打打的洋铁匠，还有走街串巷的钉锅匠。……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究竟是集镇地方，满有一种兴隆繁活的气象。

铜河镇要说最红火的地方，还数桥北镇的桥头市场：酒家、饭店、粥棚、茶房、干货铺、杂碎馆、各种烟糖瓜果小摊都在这里。

乔洪亮领着一家人，带着一夜不眠的倦态，往桥头市场

走去了。

乔洪亮虽然四十开外年纪，但由于岁月的雕磨，已使他一派老态了，头发斑白，铁铸般精瘦的脸颊，布满了刀雕刀镂似的皱纹，显得皮皮层层，粗黑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那里面蕴藏着痛苦和仇恨，黑红的脸膛上，透露出豪爽刚毅的神采。穿着象鸡鸩过的破皮袄，烂棉裤，虱子干咬逮不住；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夏天披、冬天穿，前吊的羊皮，后吊的毡，走起路来直忽撮。

不知是新来的要饭户的缘故，还是由于衣裳过于褴褛，他们非常引人注目，激起穷人们的默默同情。

阳婆出宫了，绚丽的朝霞把七神庙的鼓棧洗印的光彩夺目，耀眼生辉，把铜河水映衬得红光闪闪。

桥头市场里一片人海。“永利”干货铺门前架出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羊杂碎，散发着香喷喷的油滋辣味儿。一个身材高大、骨骼壮实，浓眉大眼，腰系白围裙，头戴翻耳朵黑色毡帽的伙计，手持铁勺站在锅边，还没等他张口吆唤，呼啦啦地涌过来一群要饭花子，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羊杂碎。乔洪亮夫妻领着娃娃们也挤在这群要饭的里面。

“掌柜的，给点吃吃哇，几天没吃东西了”。乔洪亮举着饭碗，颤抖着粗黑而满是血裂裂的大手哀求道。

“唉，善门开不得呀，吃东家的饭，受东家的管，我们做伙计的做不了主，一阵儿掌柜的来了，我可担当不起呀！你还是到别处要去哇。”

“好大哥，你就发点善心给点哇，你一勺杂碎汤救俺七条命呀！……”

这位软心肠的伙计，一听乔洪亮满口后山口音，和他那

被饥寒折磨的消瘦的风尘仆仆的脸色，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感情，把来自管家和掌柜的恐惧全部驱解了。“大概又是新来的讨吃子，这个人真可怜啊！……”这个念头一闪，顺手舀了一勺羊杂碎，倒进了乔洪亮的碗里。

乔洪亮谢过这位伙计，端着杂碎汤刚挤出人群，突然间，从桥北大街驰来一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匪兵。这些所谓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被鬼子的坦克、大炮吓破了胆从旗下营一直溃退到土默特南平川铜河镇。

开车的司机，一看桥头市场被要饭的人群挡得水泄不通，一股劲地按喇叭，可是，这些要饭的人不知道是没有听见，还是要饭心切不怕死，仍然乱哄哄地在那里拥挤。

这时，汽车后面零零散散地又上来好多散兵，就象被狼咬炸的羊群，有的脑袋缠着绷带，有的吊着胳膊，有的拐着腿，有的把枪都丢了，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脸灰色。他们一看被一群要饭的挡住了路，犹如饿狼般地窜过来，解下皮带，抡起枪杆，朝着人群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顿时，人群一阵蜂乱，哭爹喊娘地向四处泻去。汽车楼里的油门重重地踏了几下，接着几声怒吼，后面的匪兵，跟着汽车走进了市场里面。

汽车和匪兵一过去，刚才被打散的人流又猛烈地向杂碎锅汇聚而来，把吴培玲撞倒了，手指被踩得出了血，她也顾不得疼痛，还是拚命地往里挤，拚命地往前爬，挤呀！爬呀！两只手血糊糊的，头发也被薅掉了几缕，好不容易爬到锅跟前，一把抱住那个伙计的腿，哀求道：

“好心的大哥，救救我哇，几天没吃饭了，俺奶头的娃娃快要饿死了。……”

那位伙计瞅瞅吴培玲蓬乱的头发，满是血污的手，心里沉甸甸的，眼睛有些潮湿了，拿起勺子给吴培玲到锅里舀杂碎，事不凑巧，小掌柜的来了，见此情景，勃然大怒，一把夺过那个伙计手里的勺子，舀锅里爆开的油汤，朝着人们的脸上泼去，烫得人们，呲牙咧嘴，有的散开了，有的还不肯走，小掌柜冲着跪在锅跟前的吴培玲，瞪着三角眼，小胡子一歪，骂道：

“瞧你这副相！妨财缺德垫狗牙的货再不走开，我烧烂你的牙岔骨！”

吴培玲忍着莫大的欺辱，眼里噙着辛酸的泪水，定睛地瞅着锅里的羊杂碎，抖颤着两手向锅里伸去，“啪！”地一声，小掌柜用勺子打了吴培玲一下，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再敢跨进来，我打断你的狗爪子！”

人越聚越多，“永利”干货铺门口挤成一锅粥，吃饭的人进不去，伙计们出不来，小掌柜的顾前顾不了后，急得象切了头的瞎瞎，四处乱碰，眼看招架不住了，张开两臂向伙计们吆喝着：

“赶紧收摊子，不卖了！慰劳抗日归来的自卫军呀！……”

且说，两个伙计架起铁锅就走。常言说：“风筝怕断线，人怕饿急眼”。这群要饭花子，眼看铁锅要抬走，便不约而同地挤了过来，两个伙计本来就可怜这些要饭的，趁小掌柜的不注意，俩个人暗示了一个眼色，佯装拌倒，将铁锅摔在地上，砸了个稀巴烂。顿时，肥涿涿的羊杂碎洒了满地，要饭的人蹲下身子就往桶里装，往碗里收，往嘴里塞，一阵的功夫，地上的杂碎被收拾得一千二净。

要饭的人渐渐走散了，吴培玲和乔洪亮看到几个娃娃都在跟前，唯独不见大闺女乔凤英，夫妻俩非常着急，便领着娃娃们漫街串巷地寻找起来。

二

提起乔凤英这闺女来，可真是乔洪亮和吴培玲的命根根和心尖尖。她从落槽那天起，除了父母对她的慈爱之外，喷到的只有饥饿和痛苦，乔凤英从小就很聪明，五岁就跟着父母下地做营生，跟着妈妈学做针线活，她心灵手巧，十岁就能在鞋面上绣出美丽的花朵和飞翔的蝴蝶。光景穷念不起书，她就和隔壁邻居家念书的娃娃们一齐耍，一起读书，人家白天念，她黑夜借书学，她虽然没有念过一天学堂，但由于她刻苦好学，认会了不少字，长到十二岁，她不仅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眼面前的字也差不多都能认下来。

日本鬼子侵入大青山武川县之后，她跟着父母逃难要饭，四处流浪，谁都知道，在旧社会要饭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一套巧嘴滑舌，伶牙俐齿的巧妙办法是要不到的，在那种饥寒交迫的岁月里，为了活命，他编了一套又一套的要饭顺口溜，

见了日本鬼子、伪军、警察奉承道：

太君老总行行好，

没有富余给个少，

保你命大兆福大，

打起仗来死不了。

见了买卖字号的老板、掌柜的奉承道：

掌柜先生行行好，
没有富余给个少，
保你买卖发大财，
银钱赚得托不了。

见了地主老财们奉承道：

老爷太太行行好，
没有富余给个少，
保你粮食堆满仓，
儿孙满堂红运好。

行道们听了这些恭维奉承的顺口溜，心里确实觉得美滋滋的，老天保佑，但愿如此。因此，有的偶尔也给她几个吉祥钱。由于她学会了这些讨饭的诀窍，所以，她每次要饭不仅比弟弟妹妹要得多、而且回来得还早。她知道要饭不容易，吃饭更是件不容易享受到的事情，一粒米在她看来都是金珠，洒点饭渣锅巴都要拣到嘴里，隔壁邻居、婶子大娘都夸奖她：“凤英是个好闺女、从小看大、七岁看老，今后一定有出息。”

她风里生，雨里长，在苦水里泡大。黑黝黝的头发扎了根又粗又长，油光锃亮的大辫儿，瓜子形的脸膛，白里透红，当她脸上浮起笑容的时候，嘴角边卷起两个对称的小酒窝，两道清秀的柳叶眉下、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在那长长的睫毛遮盖下，象两湖杨柳拂绕清澈见底的秋水。她办事果断利索，富有主见。

乔凤英一落槽，就没有穿过一件囫囵衣裳，不管春夏秋冬，腰里总系着一根烂麻绳，要不是那根大辫子，谁也认她是个半大小子。

她虽然那样朴素，然而正象泥土掩盖下住明珠的光辉。

她身上却有一种惊人的自然的风韶，透出一种和他外貌不相称的开朗、坚毅和豪放的气质。

刚才，在“永利”干货铺门口、乔凤英提着饭桶也挤到人群里面，就在国民党自卫军抽打人群之际，从汽车楼子里下来一个小胖子军官，两眼直勾勾地盯住了乔凤英、摆着两条罗圈儿腿走过来，抱住乔凤英醉迷迷地低下头去，长满黑毛的嘴贴住了乔凤英白嫩的脸蛋儿。

乔凤英愕然一怔，“啪！”抬手搥了小胖子军官一个耳光，骂道：

“呸！牲口！”

乔凤英挣脱小胖子军官的手，借着蜂乱的人群、拨腿就跑。

小胖子军官掏出手枪就追，幸亏被他的参谋长拽住了：

“王队长息怒，回到你的故土铜河镇安营扎寨、有的是漂亮娘们儿，何必和一个要饭花子动情嘞？”

王达彪捂着半个麻酥酥的脸，虽然没有开枪、也没有追赶，但他那双贼溜溜的眼睛，一直瞄着乔凤英飞跑的背影。

“哼！人吃饺子马喂料，离了姑娘不睡觉！跑到天边儿，也逃不脱老子的手心儿！”

乔洪亮和吴培玲心急火燎、跑遍了南、北两镇，喊破了嗓子，可是，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一点音信都没有，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一家人愁眉苦脸地坐在宝铜河大桥下大放悲声。

三

却说乔凤英搥了小胖子军官一个耳光，她亲眼看见小胖子军官掏出手枪向她追来，吓得她一口气跑进了七神庙鼓楼

通道里。由于剧烈地奔跑、打狗棍也扔掉了，脚上的烂鞋也丢了，靠着洞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还怕那小胖子军官追来，又直向庙院西边的火神庙奔去。进了火神庙堂，又被那些张牙舞爪的泥神鬼相吓得魂不附体。

黑夜，惨淡的月光洒满了庙堂，乔凤英的眼泪流尽了，还是咽进了肚里？发烧的脸上只有干涸的泪痕。她两手合拢，举到胸前，跪在火神爷泥相前，真诚地哀祷着：

“火神爷呀！你既然是万能的真主，就应该显显神灵，点一把大火烧掉这个不公道的世界哇！你既然是慈善的神仙，就应该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这个流浪儿哇！……你为甚不言？……你为甚不语？……”说着，她吃力地站起来，接着，又立即晕倒在地。……

天快亮了，外面起了风，卷着沙土碎草的西北风，疯狂地悲啸着，打得庙窗唰唰直响，庙院里天昏地暗，铜河镇啊！就象一个被灾难和痛苦折磨得蓬头垢面的衣衫褴褛的老人，向着乔凤英，向着这个来到他怀中的异乡女儿，老泪纵横地呜呜哀哭。

风，象狼嚎，似鬼叫，破门而进。

饥饿、寒冷、恐惧无情地摧残着衣衫单薄，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的乔凤英。使她一阵抽泣，一阵傻笑，又是抽筋、又说胡话，突然间，“啊——”地一声尖叫，从供桌上掉了下来，她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焦红的铁绳来捆她；小胖子军官提着手抢追她……脑子里朦胧地、隐约地浮现出爹娘弟妹的影子、隐隐约约地向她呼唤……于是，她拚着肺腑之力，咬着牙爬出了七神庙。

阳婆刚出宫、乔洪亮和吴培玲，领着娃娃们来到太平街

要饭，还没等走到七神庙，就看见戏楼广场上围满了一圈儿人，而且越围越多，乔洪亮夫妇以为是那些江湖汉子在踢拳耍把戏，那有心思观赏这些，可是，好奇的乔大龙，挣脱乔洪亮的手跑了过去，挤进人群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钻出人群就喊：

“妈妈！姐姐在这儿嘞！快来呀——”

乔洪亮和吴培玲循声跑了过去，拨开人群一看，果真是女儿乔凤英躺在地上，嘴里冒着白沫，脸色黑紫青、鼻子里流出来的鼻涕，已经冻成两根冰棒，看来孩子抽风的时间很长了，脸颊上连蹭带磕、渗出的血和泥土冻结在一起了。乱蓬蓬的头发，被烂草和香灰弄成了毡片，四肢不住地抽搐，但始终不肯丢脱手里的要饭桶桶，嘴里还在不住地说着：

“妈呀——快来呀！白胡子老头和小胖子兵追我来了！快救救我呀！……”

吴培玲把手里的打狗棍和要饭桶扔在地上，抱起不醒人事的乔凤英泣不成声地哭喊起来：

“凤英！凤英！妈妈可找到你啦，闺女，不要害怕，你就在妈妈的怀抱里！……”

乔洪亮给乔凤英搓着红肿的脚板子，娃娃们扑在乔凤英的身上，不住地摇晃、哭喊！一些围观的群众，默默地落下同情的眼泪，纷纷议论起来：

“唉，这么喜人的闺女，糟蹋成这个样子。”

“这家人是从那儿来得呀？咋就落下这般光景？”

听说是从后山逃荒来的。”

“如今这个世道，山里来了日本人，川上也不安身，王达彪的队伍安在铜河镇，越发没有穷人的活路了。”

“……。”

吴培玲怀抱着亲骨肉，耳听着这些议论，哭得越发伤心了。

这真是：

满腔苦水一肚仇，
手拉儿女逃荒走，
越逃越荒越没路，
离开刀山落虎口。